

第六十六章 初見言冰雲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從各方麵得到的消息，經由各種途徑，匯集到上京西南角那處別院裏。使團確認，肖恩已經秘密進入了上京，至於關押在什麼地方，估計隻看宮裏的那對母子還有鎮撫司的那位沈大人清楚。這事兒說來古怪，北齊朝廷轟轟烈烈地在霧渡河迎著，回京卻是悄然無聲，想來上杉虎與那些想肖恩死的人，還在進行著拔河。

對於範閑來說，肖恩的死活不在他的考慮範圍之內，準確來說，一旦進入北齊上京，在沒有足夠把握動用四處潛伏在北邊的暗力量之前，範閑根本沒有能力去考肖恩的死活。

除非五竹來了，或者說，除非五竹把那個箱子給範閑帶來了。

這又是一直纏繞著範閑的另一樁疑問：為什麼一向冷漠非人的五竹叔，這一次堅持沒有進入北方這片土地？難道這塊土地上有他不願意見的人？

而另一方麵，很明顯範閑向長寧侯拋去的那個提議，開始起作用了。那個提議裏蘊藏著的巨大利益，成功地誘惑了某些人，與鎮撫司那位沈大人的見面，也被暗中安排了下來。範閑清楚，這些事情看似**，但上京皇宮裏的那位母親一定會在暗中觀望著這一切。

對方不會完全相信範閑，但總會試一試。

範閑完全不會相信對方，但拋出去的餌，總指望能釣起一些什麼。

衛少卿表麵上似乎還在拖，但其實談判的雙方都已經感覺到流程的速度已經漸漸加快了起來，雖然仍然比範閑強烈要求的底線遲了些。總歸在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，鴻臚寺與鎮撫司隱秘聯合發文，使團終於得到了與言冰雲見面的機會。

這一日天空晴朗，瓷藍的天空上沒有一絲贅雲，範閑手搭涼蓬，遮著有些熾烈的陽光，唇角綻起一絲笑意，想到那一世小學時候寫作文時經常用的開頭。

他很開心。也有些隱隱的興奮雖然在旅途中，在這個交易達成之前，隱藏在他內心最深處的陰暗，曾經險些讓他做出某些交換，但好在這一切都沒有變成現實就像很久以前就說過的那樣。範閑很欣賞這個未曾見過麵的言公子。很佩服他。

一個高官子弟，能夠舍去榮華富貴，前往遙遠的異國，十分艱險地挑起北疆的諜報工作，而且做的還是異常出色，成功地打入了北齊的上層。僅這一點，範閑就知道，這位言公子在很多方麵，比自己要出色得多。

關押言冰雲的地方。在上京郊外一個戒備森嚴的莊園，莊園外不遠處就是一個兵營，而園子內外，則是由北齊錦衣衛把守著。莊園的大鐵門緩緩拉開，眾人沒有下車，直接開了進去，沿著那道隱在草坪間的石道前行，不一會兒便來到一幢小樓外。

這樓不像上京其他的建築那般古色古香，純用堅石砌成，沒有院落，由角樓望去，想來會對所有草坪上的移動對象一覽無遺，真是一個用來囚禁人的好去處。

今日隨範閑前來探視言冰雲地，隻有王啟年一個人。高達屬於虎衛，林靜林文是鴻臚寺係統，和監察院的事務關聯不大，也不方便前來。

衛華滿臉平靜對範閑說道：“範大人，您看此處鳥語花香，草偃風柔，咱們朝廷對你們的人還算優待吧？”

範閑的表情比他還要更加冷漠，淡淡說道：“就算是瓊宮仙境，住久了，其實還不就是一間牢房。”

二人身邊那位錦衣衛的副招撫使說話了：“就算是牢房，總比你們監察院的大牢要舒服很多。”這位錦衣衛的高官想到手下們在邊境接著肖恩時，那位老人的慘狀，便氣不打一處來。

範閑皺了皺眉頭，他最討厭的便是這個副招撫使，使團入京之後，按道理兩邊聯絡的對應人員，就是這個家夥，

誰知道對方竟然躲了起來。範閑直到今天還是沒有將北齊的官職搞清楚，明明是錦衣衛的人，為什麼大頭目叫鎮撫司指揮使，這手下的密探卻叫什麼招撫使？最開始聽見這個名字的時候，他還險些以為對方是軍方的人。

“說這麼多廢話做什麼？我要進去見人。”範閑冷冷看了那位招撫使一眼，心想肖恩在南邊受了二十年罪，但言冰雲被抓之後，鬼知道受了多少大刑，能夠活到現在已經很不容易了

在見到言冰雲之前，範閑已經想過很多場景：比如言公子被吊在刑架之上，皮開肉綻，手指裏釘著十枚鋼針，腳指甲被全部剝光，露出裏麵的嫩肉，身上滑嫩的肌膚已經被烙鐵燙的焦糊一片，就連年青的牙床都已經提前進入了老年階段，光禿禿一片。

告然，這是最慘的可能。

範閑還曾經想像過，也許言公子此時正坐在一張軟塌上，身旁盡是流雲錦被，四五個**著大腿，酥胸半露的北齊當紅美人兒正圍著他，拿著葡萄喂他在吃，葡萄汁水流到言公子彈性極佳的胸肌之上，身旁的美人兒小心翼翼地用軟巾沾去。

當然，這是最壞的可能。

還有一種怪異的想像始終縈繞在範閑的大腦中，也許初見言冰雲，對方會像頭受了傷的猛虎一樣撲了過來，要將自己撕成碎片，一把鼻涕一把淚地埋怨院子裏的人不硬自己死活，埋怨祖國的大人們來的太晚了。

當然，這是最不可能的可能。

但不論怎麼設想，範閑走進那間房間，依然覺得人類的想像力確實挺貧乏，自己的想像力也強不到那裏去。他看著坐在椅子上的那個年輕人，微微張開了唇，心裏好生吃驚，怎麼也想不到言冰雲目有的處境是這個樣子。

衛少卿與那位副招撫使顯然也沒有料到是這個局麵，張嘴驚呼了一聲。

...

房間的裝飾很淡雅，一張大床，一張書桌，一些日常擺設，不像是刑室，倒像是家居的房間。範閑不清楚這是不是北齊方麵知道自己要來，所以臨時安排的，他的眼睛隻是看著那張椅子。

椅子上坐著一位表情冷漠的年青人，這年青的人麵容極為英俊，唇薄眉飛，在相術士來說，是極為薄情之人。而讓眾人吃驚的是，此時年青人的膝上正伏著一位姑娘，那姑娘輕聲抽泣的聲音，回蕩在安靜的房間之中！

範閑終於將錯愕的雙唇緊緊閉了起來，心裏卻是一片糊塗，苦笑想著，虧自己這行人如此擔心這位慶國的北謀頭目，哪裏知道這囚室之中，竟是演的出言情戲碼，而不是自己想像中的零七七受刑場。

椅上的年青人自然就是言冰雲，當他發現外麵走進來幾個人，發現這些人中有兩個人竟然是穿著慶國的官服時，眉頭皺了皺，便是這麼皺了皺，一股子冷漠的氣息開始彌漫在房間裏。

這股子冷漠，甚至驚醒了那個伏在言冰雲膝上不停抽泣的女子，那位姑娘有些愕然地抬起頭來，回望著門口那些人。此時範閑才發現這姑娘生得眉清目秀，眉眼間全是一股柔順之意，想來是位大戶人家的小姐，卻不知道怎麼會出現在戒備森嚴的囚室之中。

“沈小姐？”衛華大感震驚，喝道：“來人啊！將小姐請出去。”

“沈？”範閑眉頭再皺，覺得這事情越來越好玩了。

從門外湧入幾名錦衣衛，衛華滿臉鐵青，罵道：“你們怎麼做事的？居然讓沈小姐來這種凶險的地方！”那位副招撫使也是滿臉怒容，直接就是幾個耳光扇了過去，啪啪數響之後，那幾名負責看守重犯的錦永衛捂著臉，上去走到那位沈小姐的身邊，卻是不敢伸手。

“沈小姐？如果您還不離開，休怪卑職動粗。”副招撫使對著沈小姐鞠了一躬。

衛華也是走到了她的身邊，柔聲勸道：“沈妹妹，還是回吧，不然如果讓沈叔知道了這件事情，他不得把你打死。

...

範閑的眼光沒有與言冰雲發生接觸，他隻是靜靜地看著那個伏在言冰雲膝上的女子。這位姑娘姓沈，能夠進入北

齊錦衣衛嚴加看管的莊園，不用問，一定是那位沈大人家的小姐了。

隻是不知道這位沈姑娘與言冰雲有什麼關係。範閑苦笑心想，莫非咱們的言大公子，居然玩的是美男計？

沈姑娘靜靜地站了起來，望著一直一言不發的言冰雲，那雙柔順的眸子中緩緩浮現出瘋狂歹毒的恨意，咬著嘴唇一字一句說道：“我隻要你一句話，你以前說的究竟哪句是真的。”

言冰雲微微偏頭，沒有一絲感情的眼睛回望過去，輕聲說道：“本官是南慶監察院四處職員，沈姑娘應該很清楚，自然沒有一句話是真的。”

衛華看了一直冷眼旁觀的範閑一眼，生怕這位大小姐再繼續說下去，會讓這些南朝官員看笑話，趕緊吩咐人將沈小姐拉出門去。

沈小姐冷冷甩開那些錦衣衛的手，看著椅上依然不動如山的言冰雲，淒楚十足說道：“好好好，好一個有情有意的言冰雲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